



四書輯疏

論語一

六

2796  
30-17





門仁12  
號 2796  
卷 30-17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六

後學會津安聚著



朱子論語集註序說

中村氏曰朱子論孟集註首舉孔

之序說蓋謂採可以序此書之說列于篇首而未成  
文故曰序說也今按室氏以為序次先儒之說不可  
從

史記世家曰

金仁山曰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嗣

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  
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  
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孔子名丘字仲尼周人冠而字之  
其先宋人孔子宋微子之後襄公生弗父何何生宋  
父嘉別為公族姓孔氏孔子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罕夷  
罕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



生伯夏伯夏

父叔梁紇

反下

母顏氏

名微

以魯襄公二

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庚戌以下九字朱子所加而十一月庚子則用公羊

史記為二十二年司馬貞以史記為誤而朱子惟加以

支干月日而已則後人種種援據以史記為非者恐非

朱子之意也吳伯章曰既即今曲阜縣東南

常陳俎豆設禮容中村氏曰嬉游也戲弄也通義曰陳

容設禮儀容貌室氏曰謂其與群兒設為進

委去聲吏料量如平度朱子曰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今按料

散出納之間輕重多寡得均齊也委吏本作季氏史索

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朱子附注下微此

陳定宇曰史記索

隱唐博士懷州司馬貞作以釋史記今

按本謂史記原文見孟子萬章篇下同為司職吏畜

反蕃音煩息中村氏曰蕃職見音周禮牛人讀為穢職特

義與牝反餘式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

去田與牛人周禮司徒屬官鄭註曰撤人者謂牧人充人

聲田與賈疏曰凡牲堪祭祀者則牛人選入牧人臨祭

之前牧人乃授充人充人繫養之陳定宇曰穢謂之牝

木廩也司蓋牛以駕車以耕籍故掌牛之官名乘田室氏

曰委吏司職皆賤官也而夫子為之為貧而仕者也料

量平畜蕃息言稱其職也然則此而見聖人之心純一

無偽無所不用敬不敢以賤官輕其事故其效之及物

者自然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謂往也周

洛邑王城問何以問禮於老聃朱子曰老子曾為柱下

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為

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減之室氏曰益進益進於多也

論語序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昭公襄公之子金仁山曰春秋傳昭公攻季

孫意如不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通義曰高

氏齊世卿昭子名張今按家臣謂大夫之臣也室有聞

韶述而問政顏淵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

公惑之尼谿齊地可肯有季孟吾老之語微子孔子遂

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

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定公昭公弟季氏魯三卿之一僭齊也下効上

桓子囚之專魯政季岱雲曰此詩書禮樂脩之於一身

禮刪詩正樂自是晚年事非此時已九年庚子孔子年

脩也今按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

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句欲往而卒不

行中村氏曰不狃論語作弗擾季有答子路東周語陽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家語曰孔子

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

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

不封之謂四隣之國取法也今按宰官稱猶治也遂

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室氏曰司空官主國之水土司寇

也十年辛丑相去聲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杜預曰相相會儀也室氏曰侵地齊十二年癸卯使

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

不克陳定宇曰墮謂毀壞其城也室氏曰三都費季氏



曹干戈之屬三都所藏也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列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今按十二年本傳十三年朱子據魯世家而改之中村氏曰春秋定公十二年書夏墮邱墮費冬十有二月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公圍成故據改之

**相事誅少正卯**攝假也室氏曰古者列國必有當事執政之臣輔相其君謂之相魯當時

季桓子為之孔子以大司寇攝其事非真與預聞國政為相也中村氏曰少正卯魯亂政大夫也

**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

**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室氏曰與預及也聞政而

如市價不飾男女別塗道不拾遺客至如流之類歸猶遺也沮者有所阻隔而不行之意受受而內之也今按

女樂女子衣文衣而舞也郊祀天南郊也致魯世家以送詣也陳定宇曰沮止也膳祭祀餘肉也

**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雝由**萬章篇朱子曰顏雝由衛之賢大夫也室氏曰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

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以濁鄒為子路妻兄然則子路彌子之妻皆濁鄒兄弟也

**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室氏曰

恐史記誤**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匡宋地

拘謂以衆圍之不得去也**有顏淵後**先進及文王既沒之語子罕既

**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解釋也難釋也指匡人釋

賢大夫南子有矢子路雍也及未見好德之語子罕去

**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述而及微服過宋

事孟子萬章篇**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

**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子路**晉趙氏家臣佛肸**

**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趙氏謂趙簡子名鞅朱子曰佛肸晉



大夫趙氏之有答子路堅白語陽貨及荷蕢過門事憲

中牟宰也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

去聲不對而行復扶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

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中村氏曰康子名肥桓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

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

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

蔡及葉有葉公問答述而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丈

人等事微子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

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

間有溫見音現及告子貢一貫之語衛靈公按是時陳蔡臣

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拜禮謂答來楚昭王將以

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趙格淹曰古者二

立社書社者書其人名於籍今按書社蓋當時之語指

有民居田畝之地以別山林川澤之地也如左傳所謂

因與衛地書社五百荀子所謂桓公與管仲書社三百

晏子所謂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所謂諸大夫賞書

社是也饒氏說不是中村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

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微子篇七百里方七百也故

以二十五家者朱子不取索隱說又反乎衛時靈公已

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子路及答子貢



夷齊述而子路正名之語子路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聲與

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中村氏曰哀公定公朱末

也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有對哀公為政篇及康子

語為政篇然曾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

傳去聲禮記中村氏曰禮記非今二載之書書曰傳禮曰

孔子乃取而次之記益古人熟語只是謂其為傳古之書記禮

等語刪詩正樂刪言有所取捨也當時詩樂殘有語太

師八佾及樂正之語子罕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室氏

謂次第其言以成篇即彖繫以下是也今按有假我數

年之語述而弟子益三十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室氏

曰蓋者疑辭言其大數如此也今按司馬遷所稱六藝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室氏曰

死不知在何年雖史記亦汎載世家之末而序說無年

可繫則因弟子之事附見○史記獨載顏子之死其於

曾子傳道之事闕焉序說於此發之誠以十四年庚申

顏亡曾存並係世道之重不可不識也

魯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取後有莫我知之歎憲問篇莫我知之歎與叙禮記之

的在叙禮獲麟之時應纂議之誠是然夫子春秋之作

絕筆於獲麟一句則麟之出豈莫然無所動乎中乎故

朱子因而存之孔子作春秋起隱公元年止哀公十四

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有之孔

子懼作春秋此孔子作春秋之本意也今按司馬遷之



意分明謂孔子感麟而作春秋也朱子則不與前條連  
書別作一條其意不必然也語類曰某不敢指定是書  
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有知我罪我等語孟子滕文公篇論語請  
是感麟作亦可證矣

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憲問篇朱子曰春秋之時三綱淪  
矣孔子請討紙逆此天下之大幾

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陳定宇曰  
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  
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作矣  
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

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扶植萬世之三綱  
焉今按聖人此請有與春秋之作相關者如是朱子之  
所以附注其意

蓋在子此也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中村氏曰蒯聵  
自戚來攻出公

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死於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  
孔悝之難室氏曰事見左傳

子卒年七十三吳伯章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  
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十一日杜氏謂是月無

己丑蓋長葬魯城北泗上室氏曰水經註泗水南有孔  
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魯

曆之誤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林弟子皆服心喪三

年而去室氏曰喪紀以服為主故持喪曰服心喪心有  
哀身無服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序說櫛枯

史記之文當以服字連下讀為是今按鄭玄曰無唯子  
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唐孔氏曰麻謂經與帶也

貢廬於冢上廬寄舍也司馬貞曰上者邊側之  
義室氏曰孟子曰三年之外門人

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室氏曰先卒也子思學於曾  
先孔子卒也

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室氏曰序說於前既書曾  
子傳道而於此又書子思

之學於曾子以及孟子而終之使人知聖人之道有續  
焉子思以後孔子子孫見於史記而序說皆不錄蓋史記

主於孔子之家故其未及傳世之人序說主於孔子之  
書故其未及傳道之人各有當也然則後之讀序說者

不可以下世  
家觀之耳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論語序說



何氏曰陳定宇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金仁山曰此段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魯

論語二十篇邢氏曰魯論語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

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邢氏曰齊論者齊人所傳

室氏曰及張禹傳魯論復合齊論而考之除去齊論問

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今按隋志所謂刪其

煩惑者蓋指二篇章句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

多於魯論今不可考

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

魯論同此條見此書有魯齊古三論之異皇氏曰魯恭

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

皆科斗文字也○篇次以鄉黨為第二篇雍也為第三

中村氏曰其末篇蓋題為子張問或問今之論語其魯

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

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

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

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

耳金仁山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

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二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

子以子稱金仁山曰已上二條言論語本末下三條言

讀論語之法今按程子因柳宗元之言斷而

裁之以為此說朱子引之以見此書所以成也成字及

其書皆通二十篇而言之記其言者固非一手而成其

書則獨在二子之門人也猶程子門人各記師說而朱

子合之為遺書朱子門人各記師說而後人合之為語

類也或者不知謂其說到閔子冉子而窮矣妄甚閔子

冉子以子稱者獨其徒之所記而其餘則不然非若

子曾子通二十篇而稱之也胡氏曰子者弟子稱其師

之號此書記有子曾子之言皆不曰字而曰子故知其

成於二子門人之手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陳北溪曰是全未

精之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陳北溪曰是已入

故也











繼事之辭入是漸進德積得一分道便入得一分  
以內外言不以知行言基趾也已得其門而後堂  
室可入矣先有其基而後家  
屋可構矣故借用為本之義九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  
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章曰為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今按  
效倣也蔡氏曰性者人心所稟之天理寂然不動之  
時萬善具足之名也陶謹之曰特提人性皆善直從  
天命原頭說起則學字來歷既明繼以覺有先後此  
由資稟不齊乃見不可不學之故蔡虛齋曰覺字兼  
知行李榕雲曰先覺只指先覺此理之人後覺只指  
後來為學之人又按先覺未必專以古之聖賢言之  
許白雲謬效先覺之所為朱子所謂求夫能盡其性  
之人問而講焉以致其所知觀而法之以效其所能  
者是也未必指致知脩行之方蔡虛齋謂所為字兼

知行是也謂與為之不厭汝為周南二為字同非也  
蔡氏曰明以知者言也復以能者言也黃勉齋曰明

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習鳥數音朔飛也學之不巳  
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

如鳥數飛也馮厚齋曰習鳥數飛欲離巢而學飛之說  
稱朱子曰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

喜意也喜歡喜也意義也陶謹之曰以學之有得  
於心者言渙然冰釋怡然理順雖窮泰之其

美矣亦不足喻其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  
於口以上解說字訓

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以下解說意義盧  
未人曰說謂工夫

純熟義理融洽獨覺其妙默然欣喜蒙引淺說謂見  
意趣而樂學似說悅太淺故存疑非之許白雲曰學  
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  
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註於  
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  
內淺說曰其進不能已句正貼說字今按既學而又  
時時習之以一事言其進以事言白文本以一事  
言而其意則要事事皆如此故曰在孔子語意內



程子曰

陳定宇曰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列次以伯子叔子為列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

總稱

習重聲習也時復扶又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

吳伯章曰重習習即重也與習坎習吉義同○繹抽絲也思者如之張南軒曰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抽繹其端緒而涵泳之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又曰學者程子所謂浹洽是也中村氏曰中字指心又曰學者

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

言學者正也苟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有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故說陳定宇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未

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非也謝氏曰名良佐字

也今按虛齋此條亦以知言非也謝氏曰名良佐字

人程子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

齊莊皆立時習也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坐如尸立如齊出禮記曲禮篇鄭

注曰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齋且

齋反莊皆立時習也

註翼

陶謹之曰三節是三疊語皇氏曰子者指於孔

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為子也曰者發

是孔子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以下

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

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

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

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

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

馮厚齋曰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

吳孫右曰之字指所學之事理言張彥陵曰工夫全

在時習上箇中有勿忘勿助意說字正形容時君之



妙見無限自得光景俱從時習裏面出來是聖人教  
舞人心語王觀濤曰只玩本文三不亦字便想見他  
循循善誘之意  
今按亦綏辭

###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

指九有志于斯道者言

自遠方來則近者

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非肯以及於人

而信從者衆

故可樂

性皆善於外陳定宇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  
性皆善及明善之善朱子曰善不是自家獨

有人皆有之我自得其善及人雖說未樂○纔九字  
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

與於此鄧雉千曰信謂信我知能之善而無所疑從  
謂從我知能之善而無所違則成己兼可成人須在

學上傳道立教繼往開來說得廣大又曰說在心  
不是泛交聲氣今按衆字合遠近而言

樂主發散在外乎中而發越乎外爾說則方得於內

而未能達於外也中村氏曰內外皆在但  
其所主而言在發外者也今按散布也

註翼 吳孫右曰朋來是來學吾  
之所學習吾之所習也

###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紆問反○愠含怒意

朱子曰愠非悻然而怒之謂  
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

但心裏略有些不平意便是愠了胡斐才曰上字泰  
曰薰風可以解愠天暑何嘗怒他只是令人悶耳此

喻最善名狀今按意 君子成德之名 朱子曰成德已  
字與喜意之意同 成之德也李岱

雲曰朱子或問於君子之下補云自是日進而不已  
焉則不然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未敢便

以此君子當了聖人蓋有從容俟其自化之意  
今按此君子是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地位 尹氏

曰名程子明河南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

朱子曰為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  
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



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于也蔡虛齋曰學在己無  
係於人也知不知在人無預於己也有見於此故能  
不愠翼註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于我涵養定故自  
然不動于非成德之君子而何須要看成字譬如  
樹木成長使風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  
雨搖他不動

乃所謂君子陳定宇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  
今按悶煩懣心鬱也集註引尹氏論所

以不愠者解上句引程子以解下句朱子曰如諸家  
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

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陳定宇誤正文愚謂及人而

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

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

不已焉耳陳定宇曰順易逆難以常情論今按順逆  
輔氏以理言史氏以事言蔡虛齋以境言

史氏為是許白雲曰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而  
不愠一句蔡虛齋曰學之正者其所學者乃欲明善

而復初非異端俗儒功利之學也又按學之正以下  
就事而言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  
之故人而能如此則豈不是見得其為君子故曰不  
亦君子乎然其所以為君子不過事事學習說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朱子

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  
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而於其說切要  
而不可不知也今按以善及人而樂非已有善而說  
者不能也故曰樂由說而後得非已有善而說以善  
及人而樂者不足以言成德君子故曰非樂不足以  
語君子可見說中已有樂與君子了

註翼蔡虛齋曰此人字說得廣人不知不知其善也  
黃勉齋曰此人字說得廣人不知不知其善也

端非說反以我為非皆是程林隱曰學而時習已當  
得是君子了直到不愠方見得是君子也林次崖曰  
不愠却是因上文明來之樂而反言之○論語二十  
篇許多說話要皆不出此章所言之意真一書之體  
要作聖之梯範也孫潛村曰君子二字境地儘高聖  
人以下大賢以上方能當此蔡虛齋曰看此一章程須



要先認箇學字今按此章或問分初中終為三段看  
是未定之見蓋說時習之驗只一說字未說盡故又  
說樂又說君子  
非進一層說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長指同族犯上謂干

犯在上之人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

在己上者主朱子曰然今按干犯也在上之人謂凡

異姓者言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悖

也逆大故也爭競也鬪交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  
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蔡虛齋曰我既能順親

之此然我之心只是一箇故不好犯  
上作亂但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  
註翼陶謹之曰此欲人務孝弟以全仁胡斐才曰其  
只就大縣渾成說語類專為資質蓋未定之說蔡虛  
齋曰犯上小不順作亂大不順好猶言愛也今按二  
者字俱指事斐才說誤胡期  
僂曰未之有決無有的意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輔潛庵曰謂專本猶根也朱子

云者猶是如此蔡虛齋曰本字說得廣根專仁者愛

指木言○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仁者愛

之理心之德也愛字包親親仁民愛物言理則其差

者不可從心之德人心固有之善也朱子曰親親仁  
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專言  
之則曰心之德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蓋亦未  
嘗有二致也吳伯章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



禮智信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衷  
 諸葛氏曰此言為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  
 在先陸稼書曰此是論語為仁猶曰行仁蔡虛齋曰  
 第一仁字故兼舉言之之若專指在外者言林次崖  
 曰為仁是營為乃自行心經營而施之於外故不同朱子  
 曰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及物不是就與者疑詞謙  
 這上求仁盧未人曰與克復為仁不同與者疑詞謙  
 退不敢質言也陳定宇曰質如字正也程林隱曰聖  
 有所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  
 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  
 仁道自此而生也胡期僊曰君子指體道之人吳蘇  
 升謂如言學者非輔潛庵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此兩句說說凡事是如此與上文自不相干下文乃  
 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方是應上而說故集註  
 下凡字盧未人曰註中凡事字該得廣翼註曰不

可以本屬心道屬事蓋道皆本心而達於事本是道  
 之一端最切近者王觀濤曰立字有栽培牢固意生  
 字有活潑洋溢意許白雲曰自孝弟推而仁民  
 愛物方全得仁又按道字兼本末林次崖說誤○程  
 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反又有逆理亂  
 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  
 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  
 陳定宇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  
 言之朱子曰如義主羞惡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  
 則皆是順程子說順德直是說得好○充是占得這  
 地位滿今按德如仁義之類是也兼本末道字亦然  
 論去聲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  
 是也此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論性則以仁  
 為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此仁字是指其  
 本體發用處言之○論性則仁是孝弟之本惟其有  
 這仁所以能孝弟仁是根孝弟是發出底仁是體



孝弟是用仁是性孝弟是仁裏面事胡雲峰曰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

以至仁否曰非也若云由此到彼則為謂行仁自孝

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或益將為字屬本字讀朱子曰不是孝

仁○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盧未人曰原頭為本對末言起手為始對終言又按以上仁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字有子所說仁

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仁字就性說亦推本言之也朱子曰此亦以為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嘗有孝弟之目耳非謂仁

與孝弟自為別物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非孝弟與仁各是一物性中只有仁而無孝弟也所包攝不止孝弟凡慈愛惻隱之心皆所包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槭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朱子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陳定宇曰來語助也又按此愛字即是白文仁字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胡期僊曰巧是有心要做

身容貌黃勉齋曰致飾謂巧令也於外謂言色也中村氏曰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只是欲使人稱好耳不必說阿諛容悅吳孫右曰只是假仁模樣是粧做仁者之意盧未人曰巧令即人欲也心不存即德亡也



之德亡，又按務以悅人，就事上說，勉聖人詞不迫切，

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中村氏曰：聖

人詞二句對上章鮮。○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則知仁矣。朱子曰：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謂巧

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黃勉齋曰：若知

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非仁則反而求之存乎內，

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趙格庵曰：程子以知為言，蓋

不先知之，則未有能行之者，也人皆知何者為仁，何

者為非仁，禁其非仁，而勉其仁，則庶幾矣。

註翼：朱子曰：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

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者所以列此二章於首章

之次，而其序又如此，欲學者知仁之為急，而識其所

當務與其所可戒也。陳定宇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

言乃專言之仁也。盧未人曰：論語言巧言令色者二

病，其馳心之失，一恥其立心之邪，或引而同之，謂

此人心不可測，為鮮仁未是。今按此章正意是警省

學者，不是觀人，看註中一戒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

子輿，人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陳定宇曰：程伯子

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

之說，中村氏曰：蓋先詳後約也。二說其旨不殊。朱子

曰：盡己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為人

謀一事，須直與他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

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

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

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



信而不出於忠者也陳北溪曰以實是就言上據此  
 實說今按汪武曹謂須兼言行講未是己字實字以  
 合理者言又按忠是謀後之忠不是謀時之忠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  
 己黃勉齋曰既傳矣必熟之使之該通而無毫髮  
 之窒也不習則雖曰傳之而未嘗實得於心也  
 曾子以此三者曰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  
 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  
 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傳習以知言朱克升兼行說不  
 信習三字與三省之異故註安在日字之上勉齋  
 置之日字之下者與註矣亦不可從陳定宇曰無則  
 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輔潛庵曰有則使  
 與他理會了改之無則不加勉厲以持守之而不使  
 之竊發蔡虛齋曰誠誠心不欺也切己也又按言  
 三者固學者所當務而於三者之中忠信所最當務  
 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曰守約  
 不是守那約

言所守者約爾輔潛庵曰其為學不外為不泛  
 求凡事只向自己身上著工夫檢察修治謝氏  
 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也  
 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  
 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去不盡傳於世也其幸  
 存而未泯也盡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金仁山曰按韓  
 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又商瞿及馯臂子弓  
 其後為荀卿今按諸子孔門弟子也聖人指孔子言  
 諸子之學不得其宗故其流有弊以影出曾子之學  
 獨得其宗也專用心於內如誠意正心之類是也

註真吳蘇右曰是日中村氏曰三省只是屢卷  
 也實非止三次省之今按撮言引解集說作三  
 事解誤精里先生曰三字集注無音者皆不止三次  
 也又按吳伯章謂二音皆通非大全所載又云吳說  
 也又字上誤脫一國故人多上連朱說看又非也輔  
 潛庵曰省者思而有所檢察之謂陸稼書曰省不是



空空省察一番要着注中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二句  
蓋言省察即有克治工夫若克治不嚴則省察亦徒  
然耳朱子曰為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  
不信是泛說又按此人字不泛就當謀者說蔡虛齋  
曰最要着三箇乎字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  
省也朱子曰曾子於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以三事  
較急耳又按晚年進德之說恐未定之論程林隱曰  
二章以孝弟言四章以忠信言自治之要盡於此矣  
下章乃以治人之事繼之此蓋一  
書開卷之首記言之意亦略有順序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蔡虛齋曰所引小註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日道治也則道

即治矣不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當異論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  
一乘包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百家所能給也  
○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

費力考究吳伯章曰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為八  
十萬戶矣輔潛庵曰馬氏云云其地千成居地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時吳孫右曰乘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是兵車四馬駕一車謂之一乘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朱子曰自泰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  
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  
而無一念之雜○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  
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讀如的其音義皆不  
同蔡覺軒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  
是主動而言金山曰身在此則心在此是而無一息  
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  
之雜此動中之主一也胡敬齋曰主是專主之主一  
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雜之一陳北溪曰主一  
即是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陸稼書曰主一無  
適亦有淺深不拘何敬字皆可用得中村氏曰論語  
敬字此為始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朱子  
是與民有信翼註曰信兼政與令胡期僊  
曰事是國政事信謂期會賞罰不二不欺時謂農隙



間歇之時輔潛庵曰左傳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也吳蘇右曰謂四時農隙之時非至冬乃役之謂也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陶謹

敬信節愛時使俱有實事在不是空說存心但未臚列政中條件耳今按以一管衆為要此五者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恰與絜矩之政相似故曰治國之要胡斐才曰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

○程子曰此言至淺陳定宇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平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

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精言曰程註見聖言包蘊之遠陳定宇曰近足治諸

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李岱雲曰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是推其聖人所謂之理之極非欲人向此而擴充其條目也但條目處亦不可不講究晚村謂欲人擴充則非程子之

本意耳今按聖人無二語上下兼盡故上下皆通常人之言語下而遺上故淺近而已矣上謂聖人下謂當時諸侯通達也三言揚氏曰名時字中立號龜山指敬事而信以下三句

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象傳文益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

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揚氏之說反言以深明不敬不信不節用不愛人使民不以時之害所謂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者

慢侮也不畏也上不敬事則國事多失故下輕慢之敬字不必作莊字看斐才從蒙引謂非本文敬字本旨不可從以身先之謂先自為不可慢不可疑也是亦在上當然之事非有為而為之也蔡虛齋



曰制是節制度是法度又按修用則傷財言不節用則不能愛人故欲愛人者必先從事節用也揚氏又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其意亦然似非為一事看了蒙引說未嘗陳定宇曰力本謂農事○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為政之條目也揚氏此說本於伊川又按所存謂為政者之心胡氏曰致堂宋建安人九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朱子曰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愚朱子自言朱

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又按反復相因見功

不可關各有次第見序不可亂陸稼書曰胡註謂五者以敬為主朱子又有反復相因之說皆是先儒論道理如此在夫子當時只是平說

**註異** 陸稼書曰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盧未人曰節謂有節不然而出納之吝則政之惡也胡期僊曰用國家費用愛保愛人指百官百姓使是役民指國百姓吳燕右曰使民如工築講武皆是呂晚村曰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去聲下之有常也林次崖曰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敬慎是字義行有常度其意也李岱雲曰今日如此明日如此是日不如此是日如此明也如此便是謹慎有規矩不敢放肆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便是謹慎有規矩不敢放肆



也鄧維千曰但一蹉信者言之有實也鄧維千曰但步間不放肆不佻健

謂仁者蒙引諸家以仁餘力猶言暇日胡斐才曰暇日不拘整整間間

簡一曰即一日問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詩

書是大槩說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胡斐才曰不但

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

為己之學也蔡虛齋曰弟子之職謂弟子職分之

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吳

右曰行以踐其實學以明其理缺不可但有緩急

耳中村氏曰不必說先行而後知如幼儀曲禮亦當

講而後行之今按本是重末是輕蓋知所以濟行也故有本末輕重之分耳胡期僊曰入是漸進意輔潛庵曰尹氏推說其言洪氏曰善宋丹陽人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

文質指德行金仁山曰文滅其質者虛文勝而實德亡也質勝野者有實行而無節文也輔潛庵曰洪

氏推說其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

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

野而已用力勉彊曰力李氏曰考聖賢之成法識事

親仁之成法事理也然弟子之職既以上六者為重

則文之有關於上六者自不得輕矣故註中所行或

出於私意行字竟指上六者而言朱子曰若不學文

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如

考於事親然事父之敬事母之愛便別了李岱雲曰

鏡氏看書最是心粗集註先引程子說次引尹氏說



者見當先本而後末也三引洪氏者見文雖不以先  
行而亦不可廢補前一說之未逮也因洪氏質勝而  
野未盡廢文之弊故以考聖賢之成法

誥真

此從論子弟為學之法不必限定小學之事雲  
峰說是蒙引說不可從林次崖曰善事兄長為

弟兄弟亦當以入言此言出則弟者以兄弟對父母  
言則父母為內兄弟為外況此弟字所該頗廣不專  
指兄言九宗族鄉黨之年長於我者皆當弟順之也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以公卿對父兄則父兄  
皆為入也盧未人曰孝弟只是晨昏定省行止疾徐  
等類朱子曰愛才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恩意如  
何漠然無情得○沉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群居不  
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  
是也李岱雲曰親仁不過是親厚有道翼註曰舊說  
似將眾字限定作同為弟子者仁字亦限定是弟子  
出類者不必如此拘盧未人曰餘力非修行已至也  
但不奉親長不接眾人便是學文亦非專究孝弟謹  
信親愛道理但此道理亦在其中胡期僊曰行是行  
上數件事則作即字看蔡虛齋曰則以學文謂以其

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陳紫峰曰詩書所  
載皆聖人教人為入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  
之不可缺者故不可不學又按學字不  
止習其句讀知其名義斐才說未是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

下色之心好善有誠也人之常情好色極誠今將好

誠也易換易也非變易移易也盧未人曰或謂好賢

心勝則好色心衰或謂初問好色見賢乃易初心僕

未是中村氏曰是從外形容其誠之辭非謂其人以

此易彼胡期僊曰色是女色又按人之好賢則好其  
為善也故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委  
以好善言

任之義非委棄也朱子曰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  
將來如何使吳蘇右曰兼常變言處常則敬事後食



臨難則殺身成仁，又按不有其身，謂不認這身，作自家的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

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陳定宇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

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

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

必謂之已學也。言人能於此數者，皆有盡其誠者，若非生質之美，所為自與理合，則必務

學之至，物格知至者也。故有能如是之人人，雖以為未學，而我雖未知其為學，與否必謂之已學也。其意

蓋謂所貴乎學者，在於此數者，盡其誠，故雖生質所為未涉，為學以為學，許之可也。甚言為學之貴實行，

也。此是子夏正意，蒙引謂朱子替他周旋語意，大誤矣。○游氏曰：名，酢字，定夫

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

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

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

在於務本。中村氏曰：孟子本義，學字指學宮，此引之則教學之學也。陳定宇曰：可見子夏之文

學非事文學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蔡虛齋曰：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此句正應三代之學皆所以

明人倫一句，今按加增也。又按古人之所謂學者，如是一故學而一篇其意大抵在專力人倫大者。吳氏

曰：名，棫字，才老。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

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

言，然後為無弊也。中村氏曰：子夏之言大段是好，但

意思故恐其流弊或至於有廢學者也。陸稼書曰：即此是學是子夏要人務本之意，但恐人徒盡此四者

而不去學，則亦終無由盡。故注吳氏一段，當看子夏之意，不如此子夏之言，則弊或至此。李氏曰：子夏意

思未嘗不是，只病在辭氣說出來，便不能無偏。耳若如今人講，只是病在辭氣說出來，便不能無偏。耳若

論語學而



學併其意亦不善矣是連吳氏說亦未細體認之也  
 吳氏與內註原不是兩樣今按子夏之意本欲人務  
 本故其意美矣只許生質之美以為學一意詞氣不  
 平太揚實行而抑文學了故或恐人謂能如是則未  
 必學而却有於德行不能盡其理者故  
 吳氏云云非謂子夏之言即廢學也

**註翼** 胡期僊曰竭竭盡無餘意力是  
 人子之分所當為力所能為者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 厚重 不飛揚浮躁之謂以德器言兼生質之  
 美務學之效輔氏以資質言程氏以持守言

**威** 威嚴 儼然人望而  
 畏之之謂 **固** 堅固也 就執  
 守說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 輔潛庵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  
 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

**固** 此表裏  
 自然之符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盧未人曰不固謂雖得必失也今按所學謂學而有  
 得於己者非為學之謂也唯以己得言看註中堅內

二字錄書兼未得看非是亦字對威嚴看無側重下  
 句意斐才說不是吳蘇右曰不威不固俱是不重之  
 弊

**註翼** 此節言人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  
 也故君子立心要厚重此君子不必作學者看

**主忠信**

**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 去聲 **為善則難** 故學

**者必以是為主焉** 朱子曰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  
 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

是不誠實○主字最重陳北溪曰主與賓相對賓是  
 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屋裏許亦

史曰主有二義無所旁撓無所遷就今按陶謹之謂  
 為一心之主諺事皆虛偽而無實則惡則可為善則

不可為也故學者  
 必以主忠信立心 **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

**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



扶又有物乎輔潛庵曰人有為人道自天地儲精反又為人則實理具焉故人道惟在忠信朱子曰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今按物字作事字看又按人心無常惟誠時方有這物事而所為皆實若無忠信則所為皆虛豈復有物乎言不忠信則善不可為也又按忠信是誠之片段忠是心之誠信是言之誠故程子以誠言之又按程子說諸本多作外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吳蘇右曰無字全在心上說中村氏曰是自禁止也非戒人下文勿字亦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吳蘇右曰是立心制行少遜于己者則無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便是無益而有損若云便解匪人則又在所必絕者豈但無友已耶盧未人曰不如己之友非盡絕之特悅不如己則非求益矣故當以為戒豈不可者拒之

意乎益以擇交言則毋友不如己以全交言則嘉善而矜不能蔡虛齋曰人多是處深以為高故聖人言無友不如己者無益有損謂無資善以成德而習於怠惰長其驕奢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吳伯章曰難其事也盧未人曰或諱而不認或認而不改或改而不速皆憚也陸稼書曰或諱而不認或認而不改或改而不速皆憚也自治不勇則惡曰

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真西山曰過雖

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如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今按始也無心今也有心過變為惡則物欲牽引其勢日滋又滋無所不至也故惡日長胡斐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才曰苟安謂苟且自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



之道當如此也。君子克治之道當如是也。故君子游  
 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  
 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  
 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  
 憚，改終焉。輔潛庵曰：威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季岱  
義以為質者，非許白雲曰：游氏學以成之說，有古註  
作資質者，非許白雲曰：游氏學以成之說，有古註  
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文公以論一章  
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今按圈外之說，其訓詁  
解義間有與集註不同者，蓋正文訓義內註已明，故  
只取於正文有所發明耳。淺說曰：四項各自說，不用  
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為一  
哉。游氏總註未必是，夫子本意  
註翼  
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今按只說  
君子立心如是，不是說為學之方。然學問之道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本當如是也。故君子立心如此  
也。注中學問之道當如是觀  
 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陸稼書曰：看來  
父母，但其中自有箇輕重耳。問追遠是親否？朱子曰：  
言追則不是親了。今按：輔氏虛齋兼父母看，非虛未  
人曰：慎終曰盡其禮，非謂誠可無也。親之方喪，孰不  
哀痛？但含皇周章禮文或簡，故欲禮與哀俱盡，追遠  
曰盡誠，非謂禮可無也。舉祭有期，禮物預備，民德歸  
但徒事虛文，誠意全無，故欲誠與禮俱盡  
 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也。陸稼書曰：不曰民  
風而曰民德，是更深一層話。○歸字有不煩驅迫之  
意。○厚字寬說，不必指喪祭。又按：蒙引謂：民德歸厚  
亦是慎終追遠，而鄧維千陶謹之專以二事為歸厚  
者，誤。虛未人曰：歸往也。望而趨之，以為向往也。胡斐  
才陶謹之以為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忽也。非輕忽指  
復還之義誤



禮說胡斐才為荒忽之忽非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註翼** 朱克升曰此章明人心感化之機盧未人曰言上以厚道自盡則人皆化於厚矣呂晚村曰慎而從事於慎追也為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輔潛庵曰或以陳亢為子貢弟子此以論語中所載三章推之蓋兩章問於子貢一章問於伯魚皆無請問於夫子之事故也家語收陳亢在孔子弟子中而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故兩存之朱子曰集註中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今按子禽他日稱子貢為子稱夫子為仲尼其問伯魚亦以名稱則似為子貢弟子然此處問答稱孔子為夫子以字見稱未看不為抑孔子弟子家語亦收弟子中故兩存之未遠定歟抑反語辭李岱雲曰按朱子謂九抑字皆略反上文之詞因上文一意下文又一意故中用抑字折之以反

**註翼** 吳因之曰二節只是不求二字皇氏曰夫子即是邦不止一邦聞與聞國政有謀畫商確意陸稼書曰至於是邦句見得非欺洽之素胡期僊曰求是夫問皇氏曰與語不定之辭也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

真西山曰只和一字不足以盡溫之義必兼二字者和一

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

良易去聲直也

曰易乃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也

無姦詐險陂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

也真西山曰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自

制也朱子曰儉非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

度長短之意張叔與曰節如節氣早晚之不可差制如尺

不可易讓謙遜也真西山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

人言不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陳定宇曰

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

人之際者陸稼書曰子貢不是不知聖人尚有內面

一層尚有中和的氣象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只就

溫良恭儉讓言之不可因晚村之言便看壞了子貢

溫良恭儉讓單昆湖曰是子貢從旁摸擬之詞夫子

不自知邦君亦不自知今按五者就發乎外者言而

存乎內者包在其中故朱子下箇德字發之不是子

貢之說為有所欠而轉旋語意金氏許氏胡氏饒氏

呂氏俱謬李岱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

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

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子貢謂夫子之求

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

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吳棫右曰

正深著其得之之妙耳翼註曰他人之求有心去求

也夫子之求無心自致也異字只在有心無心上分

別常說皆云他人之求皆側媚依阿以求聞雖不

然畢竟粗了聖人豈但異於側媚小人哉只略有一

點于預國政的念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

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



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以下朱子教人尋味於五者之中深體之於我也勉齋說不可從過化存神出孟子不願乎其外出中庸黃勉齋曰過謂身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終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翼註曰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又按聖人指孔子過化存神之妙指聖人至德能使神於感處言雖夫子至德淵微之應未易窺測然即此章所言而觀之亦略可見也德盛禮恭之本五者渾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故以禮恭括之潛心勉學雖兼禮恭不願乎外最重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程林隱曰謝氏言輔潛庵曰有是德然後有此威儀內外之符也故學若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己之德李成雲

曰謂謝氏三亦字皆寓貶抑子貢之意亦安甚矣朱子曰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今按炙近火也又按亦非傍及之辭學者進德意重若張敬夫曰名枋號南軒廣漢人子貢以下不重而況句最不重 張敬夫曰名枋號南軒廣漢人 集註於多 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去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程林隱曰張敬夫說為時君而言朱子曰彛常也民所秉執之常性也金仁山曰委國而授聖人以政則已不得以行其欲故終不能也今按委任也儀形諸本作儀刑今從集編纂疏 註翼 蔡虛齋曰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林次崖曰子禽與之意主時君言子貢得之之意主夫子言故不同盧未人曰夫子德容默感時君美求也時君為夫子德容所感動又美與也末句特借言以明其非求非真謂夫子之求與人異也求字有自我意夫子得之亦自我德容



而得之故借言夫子求之然非如人之有心求之故曰異乎人之求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

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朱子曰父在

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

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

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

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

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

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

時子非無志也所主在行陳定宇曰志者行之

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今按此字指志行然又

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如

雖善亦不得為孝矣然又轉單承行一邊以善者

謂之善就其心上○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

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

有所不忍故也胡斐才曰其道非道皆作道理字解

言則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

遵奉之何改之有而今言無改則其事是則固當終身

也苟所可改者雖即改可也何待三年之久而改之

孝子之心思慕哀痛無死其親之心而不忍遽改之

也道字與正文道字不同朱子引之以見無改不出

于勉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

者耳胡雲峯曰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今按

引之以見其事半上落下之事而不大故不好底事

要相資者孫詒仲曰歐陽永叔謂父之事善則不當

改豈止三年不善則速改何待三年此非夫子之言



乃記錄之誤朱子收游氏說

**註翼** 朱子曰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

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胡期

僊曰此章主于觀人必子道純然後人道無忝陸稼

書曰有一層進一層之意歸重不忍改之心今按有

為之說恐朱子未定之見未必從次崖觀子晚村觀

孝等說亦未必吳蘇右曰志行二句各兼善惡言三

年句則專指善言也又按精言謂志行原從孝上觀

非是陸稼書曰三年句緊頂父沒句胡期僊曰三年

是居喪內事又按吳蘇右謂言其久非朱子曰

道猶事也又按孝字吳蘇右只指心者不可從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禮字以制作言禮之節文皆是天理故曰天理之節

文猶言天理之影像也節文即是儀則非兩項勿作

內外體用經曲看黃氏說皆非和者從七容

陳氏胡氏吳氏說皆非和者從七容

容不迫之意拘

迫之迫強千曰就在行禮時并跪揖讓心安意肯

而無所勉强處說翼註曰從容不迫亦只是心安二

字盡

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

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

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林次崖曰本文只曰禮

之體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

是禮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虛

未人曰道字即是禮禮人所共由之道美謂善美無

弊與貴字不同胡期僊曰之指先王所制之禮言今

按盧未人謂由於和較差林次崖曰小大由之指天

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若指先王說便淡了又按

言禮之體雖嚴皆是道理合當如此非有所拘縛矯

強也故人之行禮必從容不迫而無些拘迫勉强之

有箇體在勿說有子

所無而朱子發明之

意乃為得禮之本然而可貴也先王所制之禮所以

為美而無所不行全在此也又按有子說禮之用便



**註翼** 林次崖曰蒙引曰禮之用禮之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辯○禮之用猶云德之流行道人之用禮耳皇氏曰先王謂聖人為天子者胡期僂曰斯即此也承和來美正與貴字相照應胡斐才曰美與貴微別貴者見必如此才好美則合下便自美了今按吳孫右謂美即貴也誤矣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有所不行者以其徒**

**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

**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林次崖曰

而掃去禮節把上下尊卑之分都略了不端坐而箕踞童子與先生並行都無少長之序成甚模樣所以不可行陳定宇曰節即天理節文本然之節今按不以禮節之猶言失禮中本然之節之字非指和亦非

指事物李岱雲曰不復以禮節之則是於禮外求和故曰非復禮之本然蓋不但少了嚴連和底都不是了又按流蕩忘反謂任情放縱無復所底止也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

**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

輔潛庵曰此章有舊以有所不行一句承上文說至程子方截得分明只以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兩句觀之便自可見程子於本文只添了一箇以字一箇而字一箇者字兩箇故字而一章之旨自然分明陳定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本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今按仲尼燕居曰行而樂之樂也程子蓋本之流離二字亦借用非樂記本旨若才著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人自人禮自禮此謂之禮勝則離若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無所底止此謂之樂勝則流又按朱子內註釋義本此道字斯字之字總無異義惕齋說不可用 **范氏曰**名祖禹字淳夫成



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以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下兩箇禮字是禮之體樂字是禮之用生猶行也禮之本指敬禮之體所以行故曰禮之本樂之本指和禮之用所以行故曰樂之本有子此章論敬是禮之體所以立和是禮之用所以行故以達禮樂之本贊之又按胡氏謂范氏以和為樂疎愚謂嚴而泰故引之又按胡氏謂范氏以和為樂疎

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陳定宇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

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節謂以禮節之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今按嚴敬也泰安也  
**註真** 許白雲曰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蔽陶謹之曰有子要人以和行禮又恐人以和廢禮故并言

之李岱雲曰有所不行句是喚起知和二字來與亦不可行也首尾相應盧未人曰有所不行謂行不通也張彥陵曰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小大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求和於禮之外耳知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與上和字異仇滄柱曰知和而一於和故不可行其弊在謂和不可令人知者非是沈無回曰才知和而和便自不與禮相節二句作一句讀陸稼書曰亦字之意若曰和本可行唯其離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拘迫難行者看今按不行就禮言不可行就人言不同胡期僊曰此章是指禮意以示人全為和立論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胡期僊曰是與人約言胡桐原曰信為約信恭為敬



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胡雲峯曰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義者事之宜也朱子曰事之宜是指復踐言也踐

也謂既言而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

朱子曰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蔡虛齋曰只是偶然

依倚○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

不是依歸之依宗乃是依歸也呂晚村曰只是踪跡

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

之宗猶主也朱子曰猶主顏譬由之主蓋當時羈旅

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蔡虛齋曰觀集註亦之一字可

見只是宗夫昔日之所因者林次崖曰因之為依時

近而交淺宗之為主時久而交深小註勢敵而交淺

彼尊而我卑恐未是今按次崖說可從若必謂因是

勢之敵宗是彼尊我卑則前後是兩箇人而不是一

人似是未定之見况孔子之於遠伯玉非彼尊我卑

之宗周公此是推說非正意須辨

言約信而合其

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朱子曰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人不當拜而拜則無

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

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饒雙峰曰有子

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

緩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

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陸稼書曰可親以道言不以

定是朴厚老實無一段巧言令色動人故因之時

最易失之今按不失可親之人謂得可親之人也此

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

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問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

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因仍與苟且一樣

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德地做一般虛未人曰信

恭因是始可復遠恥可宗是終蔡虛齋曰謹始慮終

論語學而



是一時事下三截皆是無自失之悔今按慮只是思量到之謂許白雲說誤因仍苟且指後來言

**註翼**今朱子曰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目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

從之非是郭青螺曰近義是議之而後言近禮是議

外便見反是者無一而可鄭孩如曰須是平日有精

義立禮知人學問方能如此金仁山曰上二節各只

一事因與宗則又有近久淺深輕重故以亦字通過

精言曰既得其人後來宗他亦無不可木文亦字甚

有意李毅侯曰此就人情相與易於失足者立之防

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負慷慨只在情

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却至後來不勝自失之

悔故君子審焉吾輩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陳定宇

學自不暇及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

盡其所有餘也饒雙峰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

不足不及也有餘過也就當然之則言非謂事不足

於言言有餘於行也又按慎言是敏行內事不平說

看而字可見許白雲曰敏於事是敏然猶不敢自是

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陳定

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翼註

曰就者親近之意正言行之是非兼印正觀法二意

者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村

氏曰上以其實言下以其義言今按父之道指事先

王之道指禮皆不切故獨於此釋之然通一書而釋

之故下○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



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黃勉齋曰

篤志為不求安飽而言也力行為敏事慎言而言也朱子曰揚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也今觀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

**註翼**此章雖分立志用功趨向三段看其實相接說下末一句須合上三項意方見得是好學○君子是說道之人飽是厭足意居是宅身之地安是安樂自便的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許白雲曰卑

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常人溺

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輔潛

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歛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有恃而驕今按溺沒也

為貧富所累而不能把定之謂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林次崖曰無諂無驕是

富而不為之動故曰知自守今按超踰也未到自然不動地位故猶未免就貧富上著工夫故曰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僅少也朱子曰



聖人只云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樂則心廣體胖而  
比他樂與好禮者自分明爭一等樂則心廣體胖而  
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亦不自知其

富矣許曰雲曰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  
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

此由外以原內也蔡虛齋曰安處善以身所行言樂  
循理以心所樂言今按樂以心言故先言內好禮以

事言故先言外許白雲說較差又按自然心廣體胖  
處善循理不覺其有貧富故曰忘其貧不知其富非

謂真不知我身貧富也存疑云譬之人當寒月無詔  
無驕是多穿衣服令不寒樂好禮是氣壯却不待多

穿衣服自不怕寒譬得好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

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

而勉其所未至也中村氏曰子貢貨殖以下俱言外  
意耳今按雖是言外意亦正意也

非只閑閑論理瞿昆湖誤朱子曰貨殖貨財生殖也  
問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朱子

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  
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陳定宇曰可也是

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詔無驕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

註翼盧未人曰全章首節分上是因其能守而進之  
下是因其能悟而與之○處貧多不堪其憂故

以樂屬貧如其富則此樂即為好禮處富多鮮克由  
禮故以好禮屬富如其貧則好禮即所謂樂其實非

兩樣也胡期僂曰未若是不如也此二字貫下胡斐  
才曰者也者字指人言李岱雲曰無詔無驕固是子

貢已至之語然玩何如語氣亦未敢自信以待夫子  
品評若先說無詔驕之善處貧富看得子貢自滿自

矜大是病處且與下  
切磋一悟相背馳矣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與平聲○詩衛風淇澳於六之篇言治骨  
反

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

四書章句

卷六

論語學而

三十



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朱子曰切以刀磨沙石大抵切琢

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

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

故引是詩以明之

黃勉齋曰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

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

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

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

止今按聞夫子之言問無諂無驕未若樂與好禮也

知義理之無窮知學問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也

列是一意夫子所未言而子貢自知之故下又字曰

知不曰聞也諸家多錯會不可從又按自本體上言

之義理本有窮也自學問上言之義理

自無窮此處就學問上而言故曰無窮

註翼

吳孫石曰子貢引詩非以是問于夫子乃感悟

自歎之詞斯字指學問無窮說子貢所謂悟者

因論貧富之道而悟學問之功非至此方悟詩也夫

子許子貢可與言詩者亦為其告以處貧富之道而

遂悟學問之功非與其能悟詩也時說俱云子貢初

不解詩意聞夫子之言乃悟之大謬蔡虛齋曰謂此

詩所言今按作其斯義理無窮之謂與看者得

之似雲非之誤虛未人謂斯指夫子之言大謬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往來二字是借言故曰往者其所已言者不然則告所已言者不成語意朱子

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愚

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

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

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道之極致亦不可驚亂馳於

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地位言陳定宇曰切必



貴磋琢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  
 加磨此餘意也陳北溪曰若安於無諂無驕而不求  
 於樂與好禮則是又未嘗切琢而專事磋磨未免為虛躐  
 與好禮則是又未嘗切琢而專事磋磨未免為虛躐  
 矣金仁山曰有無諂無驕之節而後可語樂而好禮  
 之意凡學皆然觀書者見夫子之言而遂輕子貢之  
 說此非善學者也正如玉未脫璞而遽求光瑩之器  
 木未嘗斲而遽求繩墨之中可乎所以朱子章末之  
 言切實周備學者不可不審

註異

黃勉齋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  
 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己言所未言前之  
 問答益言德之淺深今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今按  
 勉齋說極是李岱雲非之却非林次崖曰要之富  
 富亦是為學但子貢之意所包者廣又不專就貧富  
 上說故曰告往知來張彥陵曰不是夫子讚揚他是  
 夫子鼓動他陳霜赤曰不重在言詩第許賜之善悟  
 頗與雍之言然意義一例盧未人曰謂詩多微婉必  
 如賜善悟纔可與之言也異註曰始字作方字看他  
 人不可與言詩如賜也方可與言詩不是說賜前此

不可與言如今日方可與言  
 詩胡期僊曰詩即指全經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

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輔潛庵曰人不知

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故不暇病人之病而

病己之病耳許白雲曰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

欲知人之善惡○是非以

事為言邪正以心術言

註異 張彥陵曰此夫子於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全

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患

不知人要說到切自己身上心  
 胡期僊曰患是憂患人指得廣

為政第二

九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

也輔潛庵曰此訓政字之義若三章政謂法制禁令

云者則指政之實事而言之也今按才說政時便

是法令然此章政字是專言與下章對刑禮而偏言

者不同故註只泛訓其義爾稼書依許白雲謂此章

不必說非德之為言得也得於心而不失也近本作

行道而有得於心據語類知近本蓋誤據未定本今

從集編纂疏通本今按此章德字兼性反言而行道

云者却是反之之一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朱子曰北辰

星處此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

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

星○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

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在北辰邊頭而極星依

舊動祭虛齋曰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小星邊天壤

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程林隱曰

樞門箕也中間不動處如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

門箕相似故為天之樞也

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朱子曰衆星於北辰亦

共之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朱子

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只如為政有德相似○政者

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歸往乃以

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

也○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今

按無為不待有所作為之謂為字指法制禁令非謂

用智作為也夫既正人之不正豈塊然全無所作為

然但其感化不在政事○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

上却在德上故曰無為

為言為政之人有德則不待所作為而人自感化故

衆星共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

之意誤

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



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人自感化也不待動作而信也不待言說而人自信也金仁山曰不動不言無為也化而信者成也又按煩簡以事言動靜以身言衆寡以人言王文憲說不是

**註翼** 林次崖曰為政先要有德也要有作為要民之所歸我者不在於作為而在於德也專務作為而不務德法初不必用法也盧未人曰為政而以非謂治全在德初不必用法也盧未人曰為政而以德則非徒善彼外德言政者權謀之說也以德而為政則非徒善彼離政言德者清淨之說也故夫子一言盡為政之道胡期僂曰之字指北辰言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吳思無邪魯頌駟古螢反篇之辭蓋右曰包括得盡也

允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子曰如

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極不好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今按懲戒也止也創懲也逸縱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輔潛庵曰微謂

委曲其言不直截說破而常有隱微委曲之意朱子曰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黃勉齋曰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直指故明全體故盡今按詩三百篇皆有此功用然其言則微婉其辭則因一事而發故不可見功用鬚鬢况直指全體乎若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句之明且盡者直指全體就夫子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



切矣呂晚村曰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程子曰思無邪者

誠也朱子曰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從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

可為誠也許白雲曰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

故朱子極稱之今按程子此說發明詩教之非范氏曰用使人有作聖之效也陳定宇謂非論詩非

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潛

庵曰知要則便從要處將去是謂守約既從要處

做去則所知所行漸漸充拓開去自然能盡博此與

博聞之博異博聞是從聞上說去此是從行上說去

先博文然後能知要守約能知要守約然後能盡博

陳定宇曰禮器註經禮如士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

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

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十餘條今按務知要就思無

邪言非重一言呂晚村誤只是將箇禮來合說此是

推廣義也

註真饒雙峰曰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

句以詩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倪仲弘

曰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谷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吳孫右曰一

言是一句之詞之字即三百之義朱子曰思在言與

行所行皆無邪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音導下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輔潛庵曰言以

民爾盧未人政謂法制禁令也法制所以示之使依

使引較差不齊所以一之也使下一齊皆歸于

從者有刑以一之也胡期僊曰刑免而無恥謂苟免



刑罰而無所羞恥吳孫右曰苟免二字華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于罪矣耳非僥倖漏網之謂也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陳定宇曰亡如字去也

**註翼** 中村氏曰二之字指民虛未人曰有恥無恥皆以心言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陳定宇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指五禮之文物而言中村氏曰制法也舉全體言此是制中之條目祭虛齋曰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制度○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胡桐原曰品者尊卑高下之差等節者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朱子曰是真箇有到處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

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于

善也中村氏曰淺深貼觀感厚薄貼興起今按淺深厚薄語類一條以氣稟言祭虛齋林次崖以所感言許白雲淺深以進德言厚薄以應事言吳孫右李岱雲據語類一條淺深以感言厚薄以稟言俱不可從盧未人曰謂懸品式議制度使人有所循守賢者不可過不肖不可不及

曰使於禮焉釋林隱曰或有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程林隱曰或有未過其未盡善者皆禮為他立定箇制度品節使之由是而不失焉則自然恥於不善而且有所善矣又按陳定宇以恥於不善又至於善分說者不可從呂晚村曰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深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也

一說格正也書命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為字是器具也胡桐原曰刑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

以助政之所不及也



禮之本也無心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以上

以治體之全言陳定宇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

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蔡虛齋曰聖人之治必德以

道之而布其具於政禮以之而屬其法於刑所謂

四者相為終始也呂晚村曰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

刑故於國外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為第

一節故於國內說圓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為第

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看朱子所謂不廢者正德禮

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

然政刑能使民遠去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

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

探平其本也以下就本章言陳定宇曰未謂政

聲

註翼

蔡虛齋曰此章是見得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

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言政刑之效只

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耳合訂曰此政

刑尚是三代之政刑指好邊說與管商申韓不同李

但自家先無德禮之實其所以首政刑耳呂晚村曰

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道德指君之躬行

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

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今按此說

是李氏非之誤又按第二節言德禮則政刑在其中

而只言德禮而不及政刑

者以德禮之效言故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以學心之所之謂之志陳北溪

向也謂心之正而全向那裏去朱子此所謂學即大

曰釋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

學之道也其說具于大學之篇矣

志乎此則念念在

此而為之不厭矣程林隱曰兼知行言之今

註翼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自字不由人之義立脚下已踏

著地也守之固把捉得定外物動搖不得也無所事志謂無所從事於此猶言無所用志也然猶是著力守住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也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朱子曰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程林隱曰事物所當然如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

當止孝之類今按兼平日臨事看下列條做此吳孫右謂勿說到事至能按物來順應不可從李岱雲曰知之明只須坦然由之何須持守方能不失故曰無所事守今按無所事守以行言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

之故也問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朱子曰如孝親弟

九事事物上須知他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程林隱曰如君所以當仁臣所以當敬父子所以當慈

孝皆是天之所與我者陳北溪曰專以知此則知理言今按程勿齋以氣言誤矣賦賦與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於道理源頭處都看徹

見得一截故曰知其精

註翼蔡虛齋曰五七而知天命九事物到面前不惟知其所以然亦無不瞭然於胸中

了則其行之至又何待於言蓋九行之未至者亦由知之未至也此以知之至而行之至有不假言矣學者反以專言為疑何哉○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六十耳順既曰不思而得則五十知天命亦是有待於思索而得者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陳北溪曰聲

入心即通是非判然更不待少致思而後得其理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與外有相扞格違逆而不得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矩器名俗

所謂曲尺者為方法度也故借用以為法度之義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

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欲意欲也法度即

之中文王之帝則○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

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

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

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窮理盡性見易說卦傳謂窮天

下之理盡人物之性也此以知言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

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

成章而後達耳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

曰言學道以漸乃能至也盈滿也科坎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胡

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

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

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

心瑩瑩定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



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多術法也朱子曰

輔潛庵曰一疵不存謂德性純粹萬理明盡謂心體

昭融又按疵瑕疵瑩玉色又潔也黃四如曰人惟心

有所放則雖有是心而非其本然之體非本然之體

則非道矣欲有所私則雖未嘗無用而非其本然之

用非本然之用則非義矣陳定宇曰道言渾淪之體

義言隨事適宜之用聲為律身為度出太戴禮家語

史記胡斐才曰以此形容從心不踰矩今按聲為律

聲之高下與律相中也身為度進退可度周旋可則

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

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優游謂為之久且熟涵水澤多也借謂用工之多泳

潛行水中也借謂入道之深就成也廢止也陳定宇

曰躡越也將進也輔潛庵曰亟者則躡等而進急者

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急心

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上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

意吳氏曰近本二作一今從翻宋本集編纂疏通纂

本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之漸然其心

未嘗自謂己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

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陳定宇曰自為

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

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此程林隱曰朱子

學蓋夫子天縱之聖其學不待十年十五年而後一

進然其言如此者蓋方至此自信遂欲以身為天下

法使學者知所加勉庶乎其以序也亦豈但駕空虛

詞而已哉許白雲曰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

象之全不魯齋曰自聖人生知之稟而言固未必有

等級自聖人體道之心而言初不妨有等級二說非

按有而不居有有心無心之謙

別聖人之謙是無心之謙



註翼朱子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見有進處故如此說黃勉齋曰十年十五年而一進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不敢自信必其反覆參驗有以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焉淺說曰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于己矣不惑知命耳順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於理

陳定宇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陸稼書曰時文於無違二字因下有事之以禮三句遂一味含糊并註不背於理字亦不敢露不知若并理字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而語毫無著落孟孫豈有不問之理愚意理字自不妨露但一禮字仍屬渾淪從親之令亦自附於理故下文說一禮字便有森然不敢犯之意前露理字何礙於下文乎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魯人名須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

從親之令為孝而發也而懿子未達其指不能問所

以無違故夫子恐其以獲於父之道為從親之令無背於理而終未改也周聘侯曰指者立言之意所注向者也與旨不同旨乃故語音樊遲以發之輔潛庵是言之精微可味處耳故語音樊遲以發之輔潛庵則知學者其必能問而辨之故夫子特語之以發其問陳定宇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生事是始禮即理之節葬祭是終



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

至矣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所以不肯於理之實也故人子能如是則其尊親也至矣所以

也為孝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上

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

曰三家殯而設撥則其葬也僭而不以禮矣祭而歌雍則其祭也僭而不以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

然亦可想而知矣許白雲曰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

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處服飾無非僭處己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陳定宇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

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今按警寤也渾然圓貌又無圭角

貌○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

陳定宇曰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為而為之陳定宇曰

謂僭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朱子曰為其所為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帶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

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陳定宇曰此正解經一

子陳伯玉曰唯者憊憊懈懈之意不作獨字解孫潛

村曰見父母之心念念在此○疾字所包甚廣不特

飲食寒暑凡一切聲色貨利及遊戲玩好可以致疾

者皆是蔡虛齋曰憂字在無疾之先看今按無所不

盡頭而言也不是唯憂疾病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

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

不可以為孝乎陳定宇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



包涵甚濶亦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今按周聘侯胡斐才只就謹疾中看不可從體體當也以父母之心為心謂自愛其身 舊說馬融人子能使父母不以

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朱子曰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照管得不義不曾照管得疾了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人養

謂飲食供奉也供設也奉與也獻也謂以飲食供奉也李岱雲曰飲食便是下章酒食供奉

酒食便是下章服勞非便是下章酒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

養然胡斐才曰犬馬不能自食故云村氏曰凡養字去聲者是下養上之義註所謂飲食供奉是

也然難以通犬馬之養故曰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

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

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蔡虛齋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

馬之事言也若別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雙峰

之言曲說也朱子曰持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

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者之罪目今按敬尊敬也

如杖履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厄匪非餒莫敢用之類

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

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

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俗事

親者唯以飲食供奉為至而不知不敬之罪為大矣狎玩熟也

註翼今之孝者二句猶言今之世俗之所謂孝者但為能養者非真孝者也中村氏曰至於二字只



是以犬馬之至賤，別乎人之詞，滙參曰：說人子談敬，只是平常說，說到不敬，便同養犬馬，雖鐵石人聞之，落膽。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色是顏色，就人子言，胡期僂曰難。

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也。並如之也。是不可偽意。

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深愛以心言，和氣以氣象言。陳定宇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

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

陳定宇曰：色非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悅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

難也。呂晚村曰：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所云

難服勞奉養也。未足為孝也。李岱雲曰：服勞奉養，自是事親之實，不可少者。

但有深愛之心，愉婉之色，則服勞奉養處處都是孝之形現。若無深愛之心，愉婉之色，則只是服勞奉養

耳。豈足為孝？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陳定宇

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

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

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

失而告之，故不同也。朱子曰：程子以告懿子者，為告

未及乎孟氏之僭禮也。輔潛庵曰：才之高下，以資稟言其失則就所行上言也。今按或失於敬，非謂全不

敬也。或少溫潤之色，非謂全無溫潤之色也。曰或失，曰或少，多少斟酌材資材也。懿子之材高，于武伯而



無他失故只以禮告之武伯之材下于懿子而多可  
憂之事故以父母愛子之心告之子游所失在於敬  
故以敬告之子夏所失在於愛故以愛告之

註翼

皇氏曰有事謂役使之事也服謂執持也勞勞  
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

於勞苦也中村氏曰事與酒食只是家裏所有或以  
事屬父兄酒食屬子弟者非曾字皇疏訓為誰嘗此  
句只是言人必不以此為孝也吳孫右曰末句只言  
不難非謂服勞奉養可盡廢○示子夏當於其難者

圖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人魯不違者意不相背音有

聽受而無問難也陸稼書曰意不相背是說他心  
裏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

面在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看出他心裏  
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裏口中却不說他心  
裏所謂婉轉其私謂燕居獨處上聲為非進見請問  
詞以形容之

之時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今按獨字對夫子  
而設非謂不與他人酬酢也燕居獨處是正說

非進見請問之時是反說稼書謂燕居獨處說不盡  
私字故又益以下句非又按燕居獨處專以動時言  
兼靜時看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朱子曰是聽得夫子

用躬行之間陳定宇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  
語發明之也今按晚村所謂言上發明及岱雲兼靜  
時看者俱非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顏  
此處正意也

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如字四書註中並同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

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



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  
 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輔潛庵曰深潛謂不淺露  
 疵而氣質明淨也問體段二字只是言箇模樣否朱  
 子曰然金仁山曰猶曰骨髓四肢已圓全朱子曰顏  
 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  
 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  
 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  
 一句只是問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消  
 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今按默識不待問難而  
 心解也觸字就顏子言洞然通貌陳北溪曰此理洞  
 然呈露自成條理不復疑礙又按終日是表其時之  
 久其言之多退朱子謂孔子退是未定之見虛齋從  
 之然平步進去更無阻礙耳李岱雲曰這由字正說  
 發又按李氏謂由字該動靜語默不止是力行非動  
 靜語默總是力行然後知其不愚也是解口中語氣  
 不是解意中之意也

註真

蔡虛齋曰此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  
 此言也舊說始而疑其為愚終而決其非愚非  
 也李毅侯曰夫子宛轉其詞以形容之金仁山曰吾  
 與回言終日六字為句胡期僊曰如形似之言陸稼  
 書曰大全朱子謂私與中庸謹獨之獨同此說恐未  
 妥○亦足字對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辯人說吳省庵  
 曰回也不愚句乃是於其足  
 發處打破他不違的光景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為善底人是君子為惡底

人是小人視其所以為而可知  
 其人矣所以視其所以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詳比方也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

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朱子曰若是為善底人又



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是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朱子曰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只就他心術上看今按所為之事雖善而其所以行之或過或不未為盡善須是子細看過

**註翼** 黃勉齋曰前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

###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音洛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偽假也

**註翼** 陸稼書曰又有所由雖善却不是其心之所樂勉強於一時不能不作輟於後且吾不能辨或因其始而信其中終必悔之故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

###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處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匿藏也重平聲言

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

察人如聖人也陳定宇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

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如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呂晚村曰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所以為觀者然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於圈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蹉入自私自用智之術流為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李岱雲曰窮理是知言根子知言窮理又是察人根子

**註翼** 朱子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呂晚村曰或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無此理須知



此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聖也胡期僊曰上三句是觀人無遺法下二句是在人無遺情總就一人看今按人馬度哉言人之情狀不得復藏匿也人字就善一邊說或謂人字兼君子小人或謂馬度重惡邊俱不可從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

中村氏曰此直以溫之事實為解中庸章句是因其字義而示其為重習尋繹之意

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

朱子曰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言學能時

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

以為人師

通義曰舊聞新得非是兩件只於舊聞中每有新得則其應不窮許白雲曰故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矣雖溫而不

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時

兼衆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註中活眼

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

互相發也

許白雲曰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又問於師友而得之者程林隱曰若記則徒事於

口之所誦而無得於心

其學豈能在我問則徒事於耳之所聞而所知有限其應豈能不窮朱子曰且如

記問之學記得一事

只說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十事便說十一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今按

發發明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以其不溫故而知新所知有限也此之言可以發彼之意矣溫故而

知新可以為師矣

以其非記問之學而其應不窮也彼之言可以發此之意矣

註翼

翼註曰此章不重為師只重學貴心得上說今按汪武曹將朱公遷說為似更得旨不可從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黃勉齋曰以物而言舟車之類是也



以人而論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成德之士體無不

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黃勉齋曰用無不周見君

物致知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不器也惟夫格

者宜其無不周也今按周備也

註翼朱子曰此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陸稼書曰是

備不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名乎先字伯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

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言平日先實踐之然後時或可言則從而

言之不必如四書鏡○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

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李岱雲曰蓋以君子之道多

大子獨以此告之者以子

貢能言而行或不逮也

註翼呂晚村曰意固重行而語實為言而發對子貢

病也吳孫右曰問君子是問君子之定非問如

何方可造君子也蔡虛齋曰所謂言者如曰仁曰義

之類李氏曰須知子貢平日善為說辭所言底都能

剖晰仁義道德之蘊己是聖門家當只行上缺少夫

子故教他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若支離煩碎所言已

非夫子還說箇先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輔潛庵曰此處

偶失音當添入○周普偏也普博也大也

比偏黨也偏頗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



是陳或利或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  
 所以有不周處今按公私謂與人親厚之廣狹也語  
 類以心言○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  
 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  
 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  
 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平聲也問取舍之幾  
 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  
 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有便舍彼  
 取此陳定宇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  
 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  
 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  
 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  
 括言之今按所為相反指其著於事為而得失懸絕  
 者也其所以分指其合理與不合理是得失之所由  
 分處際接也交會相接處十絲曰毫十毫曰釐屬類也察察識也

註

呂晚村曰周字中等段越精明氣象越廣大錢  
 雙峰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硬硬小人以其器量  
 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務者小也無為小人儒  
 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  
 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  
 為小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許白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九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  
 此事今按事如六藝之類是也以知行言非但習其  
 事而不思其理則昏暗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  
 事則搖搖不安得就理言安就事言撮言謂不安於  
 理談朱子曰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  
 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  
 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却不曾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陳定宇曰程子之說本以論



此章之意，今按以見，不但習其事，學道者固不可不兼學思之意，所謂廣此章之意者，蓋如此。輔潛庵曰：此學字却不專主於習其事，吳艸廬曰：學謂效之於己，無一不效之謂博，問謂詢之於人，周詳不苟之謂審，思謂反之於心，慎者謹重不輕忽也，辨謂剖決於將行之先，明則了然而無疑也，行謂踐履於身，應接於事者，篤則始終用力，不倦怠也，倪仲弘曰：博學之學以知而言，程子所謂非學也之學，兼知行而言也。今按廢止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中村氏治此事而不治他事，朱子曰：講習之謂倪仲弘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輔潛庵曰：物必有端，有未端為始末，為終單言端則可以該其末矣，故常言一事。

件皆謂之一端，異端謂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之道，所謂義墨氏也。今按孔子所指異端，未知為誰，註且假楊墨言之。故下「如」字，又按率先也。至要歸之詞，朱子曰：楊氏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氏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蔡虛齋曰：此句指楊墨。專治而欲精之為害，今按欲精之謂○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駁音駁疾音疾也。然入於其中矣。佛氏雖非孔子所謂異端，而後世異端之魁也，故引程子之說以見其害尤甚。所以廣此章之意，汪古逸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於程說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



入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

**註真**

蔡虛齋曰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

也者決詞已者無他之詞李岱雲曰看斯字也字已

字有少歎息警醒意在村氏曰一說以註甚字

點本文已字然已字無注不可從今按此章語氣猶

言凡正學小道專治而欲精之則無有害也攻字專指

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

也

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人子路好勇

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朱子曰子路粗暴見

事便自說是曉會得

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

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己雖於

夫子亦艱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

按勇者多果決故其失阻盧未人曰子路強不知以

為知非明知不足強要遮飾也乃認理未真偏執意

見如見南子往佛肝之類彼皆自謂見得極是然由

強所不知也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

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

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

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呂晚村曰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張彥陵曰二為字重看

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裡明白之意重不知邊

勿平看今按自欺自家心上有所欺誰之謂與大學

總一樣但大學指能知而不能行說此指強不知以

為知說耳稼書說誤胡斐才曰不曰弊曰蔽正從遮

蔽處說李岱雲曰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



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是代是字說圓道理益人疑  
有知有不知之不可為知而不知心無欺蔽之不害  
其為知也呂晚村曰由此而求之此一轉正圓滿是知  
地自限矣呂晚村曰由此而求之此一轉正圓滿是知  
中道理非於是知外添蛇足也盧未人曰無自欺之  
蔽是本意由此求知只宜帶講但不可少耳今按胡  
季時以下二句為  
補經文之意非

**註翼** 呂晚村曰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  
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四字  
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  
指一事之知猶覺籠統在○是字直指上兩為字不  
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蔡虛  
齋曰是知也且淺淺說箇知意思

###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人干求也求索祿仕者  
之奉符用也或作俸  
及秩祿也

**註翼** 許白雲曰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今按學亦  
問 國外若顏閔則無此問可證矣諸家說俱  
不可  
從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名大臨字與叔程  
未信殆者所未安知合理與否 程子曰尤罪自外

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 陳定宇曰人以我為尤故  
不當而人罪之也悔由中生行不當而心自恨也 愚

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如字  
聲者守之約朱子曰此章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  
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



聞見已多，而不能闕其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做是了，既能闕其疑殆，而不能謹言，行其餘，則必有尤悔。李岱雲曰：聞見必多，正是學之博處。疑殆必闕，正是擇之精處。言行必慎，正是守之約處。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朱子曰：如耕也，鋤在

而自自，有餘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何嘗要求，而自自，有餘在，其中。又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本只是相為隱，何嘗理會直，然直却亦自。言此以救子張之失，在其中，如此等類，皆當如此看。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陳定宇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

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德行已脩，名聲已顯，則人自自然來求祿，不待求而自得。陳定宇曰：顏子終身單瓢，閔子堅辭費室，豈有此

問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  
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許白雲曰：經中言在其

也。園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今按辭雖有反順之異，而不求而自至，則一也。言孔子之意，蓋謂耕本當得飽，而時或有餘，矣。言行能謹本當得祿，而時或有不得祿者，然是理之變，而非理之常也。君子當安理之常，而謹言行之而巳矣。不當為理之變動心也。李氏說不是。

註翼 陸稼書曰：子張所以欲得祿之心，與世俗同。然亦特有其心耳。未嘗思枉道以求合也。至公孫丑陳代之流，欲益子往見諸侯，則又干祿之變，而非子張之心。然有子張之心，則亦必流而為公孫丑陳代之所，欲為者此又不可不知。○子張公孫丑陳代皆非貪祿者也。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然孔孟猶以為不可，而況乎徒貪祿者哉。胡期僊曰：多聞指天下古今人之言。



多見替天下古今人之行陸稼書曰聞見分配言行亦是互文非聞必屬言見必屬行也○見人之言如典籍所載是也林次產曰多聞闕疑以下皆學之事也吳伯章曰其餘蓋不疑不殆者陸稼書曰不曰尤寡悔寡而曰則寡尤則寡悔謂多聞見而闕之慎之乃我之所所以寡尤悔者也正見學問得力處吳謙右曰寡尤寡悔承上多闕慎三層意來李岱雲曰這則字如纜字相似見如此纜可寡尤悔也正是難之之辭○上兩寡字言如此然後寡未全寡之辭也下兩寡字是果成其為寡較進一步呂晚村曰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胡斐才曰祿在其中正見不必于意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錯倉故反○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允君問皆稱孔子

對曰者尊君也是書所記夫子答人君之問者皆稱孔子對曰而詳慎之故曰尊君也

錯捨置也胡期僊曰捨置不用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

心服義者天下之公理直是義所當舉者枉是義所當錯者舉錯得義謂舉直錯諸枉也盧未人曰

服者心服其是也非歸往之謂今按服悅服也白文三服字總是一樣李岱雲謂哀公所問之民服只是

要民畏服意思夫子所告之民○謝氏曰好去聲直而

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

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

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陳定宇曰至情即性之發也○居敬

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

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窮理為貴也通義曰刻按大居敬之大謂大之也中村氏曰服字



對去字說蓋以歸服言也李岱雲曰只說舉直錯枉如何便會如此是必屈敬纔能窮理窮理纔能知人故必須補謝說於圈外李氏曰謝註與程註原合只居敬窮理補出能舉錯底源頭為程註所未及耳虛齋謂其有異恐不然

**註翼** 何為與奚為同猶曰如之何也非有所作為之謂也朱子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吳棫右曰直枉兼立心制行說陸稼書曰要曉得直不是其性各枉不是一樣枉其力量各有大小之不等其性各有一剛柔之不同須要一一辨得分明舉不是一樣舉錯不是一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枉便應如何樣錯看如何樣直便應如何樣舉如何樣稍不分明輕重寬嚴稍不恰當雖未嘗不舉直未嘗不錯枉民如何便服不必說到以直為枉以枉為直然後人不也胡期僊曰哀公之問重在求服于民夫予之答欲其求端于已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李康子魯大夫李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朱子曰

貌舉一身而言今按蔡虛齋李氏說俱未是端正也嚴威也敬也張彥陵曰亦要根心不從外襲

民以莊則民敬於己敬也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

己胡期僊曰慈保民如子林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

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胡期僊曰善兼立心制

意今按不能者謂不能為善者勸猶力有所勸勉之謂虛未人曰勸不止所舉所教之人舉善凡為善者莫不奮教不能亦非家喻戶曉只是教令便是○張

敬夫曰金仁山曰集註於周程張稱子諸此皆在

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



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在我所當

工夫也有不期然而然者自然之功驗也輔潛庵曰聖人之言與事九若此者皆當以此說例之

**註翼**吳蘇右曰問意重使字是專責于民答意重則字欲自盡其在已則者言其不待使也胡期儂

日以勸之以訓作與字蔡虛齋曰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李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對曰問政數章皆然同一康子問也同一孔子答也或稱子曰或稱孔子對曰何歟蓋記者之識見不同

也論語之書記者非一人其稱子曰者以孔子於季氏非有君臣之分此以大義用書法也其稱孔子對

曰者以康子為魯上卿魯之政實自季氏出東萊博議所謂季氏於魯如二君矣故曰記者之識見不同

也又孟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嘗竊疑之蓋道其實亦可稱孔子對曰之所自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吳蘇右曰定公

九年孔子為中都宰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十四年攝行相事註所謂定公初年者謂八年以前也陳定宇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今按此政字是國政

**註翼**皇氏曰奚何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

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

此心以為一家之政蔡虛齋曰推廣其孝友之心于

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今按書孔之本意政是國政此依孔子引書之意而解之



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

乎盧未人曰言以孝友處家使尊卑長幼內外大小

國政今按兩政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御或人者

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蓋通義曰要之

之意中村氏曰按至理二字亦就為政說盧未人曰

夫子所謂為政是正己正人故曰至理亦不外是朱

蔡虛齋曰若居位治民其道不過如此故曰要之至

理亦不外是本托詞也實則至理

**註翼** 盧未人曰書云孝乎省文也孝友平看存疑說

之推孝可包友也陸稼書曰施字是推廣意胡期僊

曰是指上二句能正家言吳蘇右曰亦字對正國言

今按兩為政總一般李氏并揚齋說不

是陶謹之曰為為政上為字作謂字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軛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軛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任

也載乘也車輓輅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輅輈也

輿輪之總名輓輅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輅輈也

橫木縛著兩轆頭者縛繫也軛音厄以駕牛者輅輈也

木駕牛脰者駕以車加牛馬也小車謂田車兵車

乘去車周禮註田車木路兵車革軛輅端上曲句鈎

衡以駕馬者皇氏曰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轆邢氏

之上而嚮下鈎之衡則橫居軛下吳伯章曰衡軛前

橫木也缺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軛

其平處為衡合言之衡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

而無信亦如是也盧未人曰信誠實也不專就言說



則信也。大車小車無輓，輓則不行。大事小事無信，則不行也。欺罔不實，人不吾信，其何以行之哉。

**註翼** 胡期僊曰：不知其可，甚言難行之意。吳蘇右曰：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李氏曰：也，字與下子張

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遠甚。饒雙峰曰：行之之行，指車言。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曰：也，一作乎。見經傳釋文。○王者易姓

受命為一世，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是也。陳定宇曰：子

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胡期僊曰：猶言十代如夏商周

便是三代，吳蘇右曰：子張所問，如國祚有修短時運，有興衰者，皆欲前知之，意在得數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繩綱目之，所繫屬。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中村氏曰：指五德之

非性之名，然亦不必分配。五倫，李倫曰：文質謂夏

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將去質則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

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然亦天下之勢

自商不得質，周不得文，彼時亦三統謂夏正建

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正謂

為正月也。許白雲曰：每初昏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

建。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

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

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



夏以建寅之月為正謂之人統商以建丑之月為正謂之地統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謂之天統今按統總御也正月為歲首總御餘月故謂之統檀弓疏非為字訓謂學曾問所損益如何單指文質三統李岱雲曰此亦大槩而言朱子為他說不盡故又括之曰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蔡虛齋謂以養民之政言如夏貢殷助周徹之類以養老之政言如夏后氏養老以享禮殷人以食禮周人兼而用之之類此自看得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楚禁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所因之禮是天做底故隨時變更陳定宇曰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陳定宇曰

損其過而益其不及○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識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今按已然之迹兼因革言○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扶音自修身以至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天書皋陶謨曰秩有禮朱子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故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天秩便是



那天叙裏面物事祭九峯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婦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  
 也禮記仲尼燕居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馬蹄孟  
 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  
 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  
 法也陳定宇曰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  
 來亦又過如此而已今按天叙天秩只說得二綱  
 說不得五常所以朱子更造語而置之圈外也  
 註翼 章內四箇可知字一與四指未來而言四獨兼  
 見貼之許白雲謂二三只承損益虛未人謂第一箇  
 亦兼因革俱誤胡期僊曰其或未然之詞尊周也盧  
 未人曰今觀漢唐而下所因雖未盡合而綱常顛撲  
 不破所革雖未合宜皆不出前人經書而迭為興廢  
 則夫子之言雖千萬世猶信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

祀士族人祭其先上得兼乎下不得以兼乎上  
 士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皆  
 所謂非其鬼也問庶人無外神乎朱子曰如土地之  
 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戶竈亦可祭今按非所當祭諂求媚也媚悅  
 祭專指僭分者不指淫祀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註翼

黃勉齋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  
 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  
 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疾之所自來則曰非  
 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  
 之志也李岱雲曰每上一句指其事下一句推其所  
 以然之故○此其字指祭之人而言原無定位○通  
 考吳氏單以鬼指祖考不可從陳潛室曰今世淫祀  
 若浮屠老子之類皆係非鬼之數若先聖先師則所  
 當祭者胡期僊曰義當然之理







